

目 录

富顺县图书馆简介.....	林永年 (1—7)
军阀时期苛捐杂税的怪现象.....	郭开榜 (8—10)
富顺县被敌机轰炸前后见闻.....	陈煜文 (13—14)

一九八三年六月印

富顺县图书馆简介

林永年

《富顺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易公度先生撰写的〈解放前我县图书馆概述〉说：“因我于1927年应聘去做该馆的业务主任。直到1933年……”，他撰写的是张清问、涂瑗、苏自芳三人任馆长时的馆务概况。而对于他未到馆之前和他离馆之后，直到解放较长时期的馆务，则颇为简略。又他所说的1927至1933年他在馆工作，这个时间不符。张清问1933年兼任图书馆长（见当时工作报告）。我亦在馆工作过一段时间，现在又经图书馆组织退休人员四人（我同杨毅、郑利波、曹一之）清二、三十年代平装书籍。有些关心县图书馆而又略知我县图书馆历史事迹的人，读过易先生这篇文章感到不详，好些人来问我，愿将我所知的一些事实记述如下，以供参考。

我县图书馆，是在1922年，教育部通令全国各县、市成立图书馆的时候创立起来的。历经陈襄舫、汪眉生、罗良溥等任馆长的十余年内，由于政府不重视，加之经费不足，又无馆址，馆务几陷于停滞状态。

1933年图书馆与民众教育馆合并。罗良溥辞职，馆长由民众教育馆馆长张清问兼任。

张清问接任后，大事整顿。首先确定经费，每年为2,900余元；固定馆址，在县文庙“西庑”至“名宦祠”一列房屋。第二，建立规章制度和组织，（设馆长一人，主任一人，管理员二人，工友一人）第三，增添设备：购置一批供图书馆适用标准的楠木家具，在上海青年印刷所购置应用的书卡、目录卡、表册等十余种。

图书概况。原有图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和其它书籍，共1355册。

捐赠图书：县人肖祥云捐赠《湖北丛书》一部，100册，《九通》一部，一千册以及其它书籍。县佛教学社赠送一批佛学书籍，共计1975册。

新购图书，辞典八种，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共4555册。儿童读物约2,000册。总计以上共有图书9835册。

订报刊杂志26种。采用王云五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分类、编排、制卡、目录登记。

购置钢琴一部、民族器乐十余种。

图书开放情况：设普通阅览室和儿童阅览室，订立规章制度。普通阅览室分馆内阅览和借出阅览二种。因图书内容较以前充实，读者增加。平均每日馆内阅览者百人以上，借出阅览二十人以上。儿童阅览室每日平均140人阅读，为建馆以来的极盛时代。

（以上资料见张清问1934年图书馆工作报告）

1935年初，张清问调任县财务委员长，民众教育与图书馆分馆。图书馆长由县人涂瑗继任。图书阅览正常开放，又添购一批新书，其中以书画、碑帖为多。计有甲骨、钟鼎、汉碑、魏碑、各家真、草、隶、篆书法，名人画谱等等。读者激增，常有学者、文艺界人士和书画爱好者到馆观摩阅览，名盛一时。馆务工作亦不亚于前任馆长张清问时期。

1936年下半年，涂瑗调任绵阳军法官。由苏自芳继任馆长。苏系县人皆知的投机、贪污分子，到任后，解雇馆员，任用私人，以他的儿子代馆务。苏子舟为馆理员，经费被贪污。没有买进一本新书，並理书籍混乱，读者日趋减少，以至无人，大有闭门之势。苏受到县人

指责后，不得已于37年聘请郑利溥为之清理。未果，即被聂镇（仲叔）挤走。聂是教育科督学兼任馆长，在教育界中是尽人皆知的“学问”，贪污经费，不理馆务，形势越下，图书散失，在教育科字纸兜内都丢有图书馆图书和卡片，糟糕到了这样地步。图书馆形同虚设，无人问津，聂亦乐得闭门休息。

1939年，民，因两馆又合并。馆长为县人罗玉阶，我于是年调馆工作，跟即加以整顿，每月购买新书，同时又收到很多印送的抗日通俗读物和连环画。由于内容新增和管理员陈子建老先生对工作负责，耐心细致地边整理边开放，于是读者递增到每日有四、五十人，图书馆面貌又为之一新。

1940年，因日寇肆虐、滥炸后方，空袭十分紧张，我县城也受到严重威胁。乃于农历七月初旬，由馆员王玉书和我雇船三文，将全部图书、钢琴和器乐等疏散到南沙乡（现东湖公社）普陀岩庙内封存，由陈子建长住看守。所有木器疏散到罗浮洞内。刚搬好数天，县城被日机轰炸（农历七月十四日），文庙“西虎”被炸毁，幸而馆藏图书未受损失。只有在被炸前借出的小部份图书未有收回。

1940年，县城被炸后，县人邓镜湖任馆长，正准备恢复馆务，撤回图书。突然间，省馆长训练班指派学员邓崇仕（永川人）来县接任，邓带领一批随员，遂将原任馆员撤换。经费被贪污，工作一点未有开展，到1943年才被撤换。馆长职务由县人卢敬修接任，刚好一年，又更换为县人周维桢继任。在卢、周期间图书工作处于停滞状态，只报刊阅览继续开放，但读者很少。

1945年，调官版中学教师刘承仕任馆长，刘到任后，不理馆务，每天邀朋伙友在馆内吃酒打牌，至使两馆关门。刚半年时间即被撤职，全馆无人领导，暂由老馆员王玉书代办，46年才委小学教师钟莲荪继任，是年文庙“西虎”馆址修复，始将普陀岩全部封存书籍和器乐

~~三、搬迁回~~。（钢琴现在文化馆）同时，又将罗开洞疏散的木器全部迁回。图书由管理员陈子建清理整理，恰好半年，因钟吸鸦片被撤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反共宣传日趋高涨，反动派为了封闭消息，控制新闻，图书，派伪国民党党部秘书特务江立元之弟江举先任馆长，停止图书开放。

1947年，江又被当时伪国民党党部书记刘家明之弟刘邦华挤走。刘亦以控制为名，贪污经费，只订了几份反动报纸，刊物来掩人耳目。

1948年，许祖樵任馆长（至到放解），馆务任如前样，每天虽然开放，但读者寥寥，不过装饰门面而已。

关于图书损失情况：第一，借出未收回和散失，损去一小部份；（多系文学书籍）第二，管理松懈，被盗窃去一部份；（多系名人书画、碑帖）第三，长期封存，未经晾晒，被虫蚀，腐滥一部份。而大部头和善本、珍本、典籍等，尚无损失。

解放后，1950年，人民政府将民众教育馆改为“富顺县人民文化馆”，图书馆合并为文化馆图书室。首任馆长是富顺县中教师李克勤，我亦于是年调馆工作。当时七十二军驻扎文庙，所有新、旧书籍堆在“东虎”由馆员陈雄岳清理。下半年陈调任小学教师，图书工作由我和管毓聪清理。清出进步书籍三百余册，连同县人甘道铭捐赠进步书籍二百余册，县人中学教师谢彦儒捐赠文学书籍数百册，其中选择出新、旧进步图书约有六百册左右，简易分类编排借阅。又接收解放之初由进步组织“民联”开办起来的“大众书店”，因革命需要全店人员参加工作而结束，赠送的进步图书数百册，其中有任秋石同志的重庆第一版“鲁迅全集”精装本三十余册和朱郁村、查先泽同志收藏的地下书籍二百余册，并订购报纸、刊物约十余种，以供群众阅览。同时，又不断地收到一批批群众通俗读物，每月添购出版新书，增订

报刊，阅览室逐渐充实。因刚解放不久，群众希望看到解放后的新书，读者十分踊跃。每日平均约五、六十人次。

关于古籍线装书的清理：首先在零乱混杂的书堆中，边整理重叠，边提部头，分线装和平装，归入架内。其中有可供阅览的平装书提交阅览室借阅。历时数月才将全部图书归架。

1950年11月李克勤去职，由进军西南工作的居然任馆长。52年维修文庙，文化馆搬到城关“读易洞”，全部图书仍贮藏文庙内，阅览室只将报刊杂志在读易洞作临时开放。

土改没收图书：没收易德尊《万有文库》一部附十卷、《丛书集成》、《四部丛刊》和其它文学书籍。其中以小说较多。而线装古籍书极少。（后来由群众反映，易的古籍线装书在减租退押时，作废纸卖与小南门药铺作包装纸用去了）接收中正科学馆《中学生丛书》一部一百数十册。理化仪器一套（分送县一、二中学）。没收三多寨李姓地主古籍线装书小黑漆木箱八箱，约八、九十册。全是铜板的五经、四书旁训、和郎仕林博古、仇英山水阳州八怪寿星图、及书画单条扇面十余帧、朝珠、玉器、雄精、马宝等珍贵品数十件（存文化馆）。又由城关区政府交来没收书中有朱谷仁、张南陔、张成陔、谢彦儒及其它人等的图书近万册以上。

1953年，居然去职，由县人李远博任馆长。是年文庙维修竣工，文化馆又迁回文庙原址。阅览室书报刊物正常开放。每月增购新书，增订报刊，内容更加充实。

图书开放情况：1、障地工作，除旧书贮藏未动外，阅览室开放新、旧图书有一千多册。报刊杂志三十余种，更加健全图书室的规章制度。在群众中发动图书服务员十二人，每日轮流管理开放。有长期读者十余人，一般读者每日均约五、六十人次。

2. 农村工作。在有条件的集镇，社队建立了流动书箱十二个，每一书箱配备群众读物、农村通俗读物和部份小册连环画等二百册，由书箱管理员每二月到馆轮换一次。

1954年，李远博调走，由陈昭中继任。因图书长期借阅不免有残缺、混乱情况，更因新书增多，以前分类法不适用了，即采用图书十类分类法，重新将阅览室新、旧图书全部整编。边整理边开放，每日平均有读者四、五十人次，借阅者约二十人左右。

关于古籍线装书和平装书的清理，1957年，由文化馆组织陈学孟、陈谋枢、丁君迈等老师着手清理。按经、史、子、集。丛分类编排，每部、册贴上标签，未制卡片，目录和总册数，按序归架。装了双面每面四层的书架十六个，贮藏在文庙“崇圣祠”正殿内。

我于1959年离职1979年回馆，这段时间的情况不了解，但根据老馆员刘厚莲同志说：关于焚烧图书问题，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县委宣传部长郁晋昌亲到文化馆查出《保卫延安》一种立即焚毁；其次整陈昭中，奉令将陈旧、残缺的书焚毁。在十年浩劫中，造反派驻文庙，造反派部份人明借暗偷，其中新、旧小说几乎损失殆尽，只剩古典小说《儒林外史》一册，在此情况下无法管理。乃由县武装部加贴封条将图书室封闭，始将图书保存下来。

1978年，中央为了抢救全国古典书籍，要求编制全国古典书籍统一联合目录的情况下，文化馆组织退休教师张胜麟、杨毅、郑利溥、景明昶、张宿川等十余人，走访成、渝、泸各图书馆吸取经验，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对馆藏书籍，耐心细致地进行清扫、修补、登记、分类、制卡，目录、分类法，根据《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分类表》分类，计分经、史、子、集、丛五大部，下置大类，大类下分小类，小类下分子类，贮藏分基库、辅库，总数为2759部，21771册；残书44

种92册。共计21363册，其中包括甲善本书籍七种，乙善本书籍十种，设有专柜贮藏。全部工作历时约三年。于30年8月完成，编有《古籍线装书目录》印制成册。

1980年二月文化馆与图书馆分馆，图书馆长陈昭中（81年退休）副馆长姜修俊，又于82年组织退休人员杨毅、郑利溥、曹一之和我继续清理平装书籍，年底将《万有文库》附十柜，清理完竣，计2114册。还有平装书籍约四、五千册，尚未完成。

馆藏分旧书库，现代书库，综合阅览室和外借室，除古籍书未开放外，新书库有图书估计约八万册。（包括外借室）综合阅览室有报纸20多种。刊物杂志二百多种，采取开架式供读者阅览，每日平均约一百人次。外借室采取半开架阅览，每日平均约六、七十人次。此外赠送农村文化站图书九千册。供农村群众阅读。

以上根据当时资料和老馆员以及本人亲身经历搜集而成，其中难免借谬差缺，请予指正，以期真实全面。



军阀时期苛捐杂税的怪现象



郭开榜

自从鸦片输入中国，牢固地吮着中国人民的血汗。先进的中国人洪秀全当时曾愤慨的说：“每年花中国之金银数千万为烟土，收半民之脂有数百万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富者安得不奢，贫者安能守法”？统治阶级养尊处优，沉于逸乐，早已坠落下去了。人民群众，却受苦受难，哭诉无门，被推向饥寒交迫的深渊。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帝制，但革命果实很快被反革命军阀所篡夺。各占地盘，自行其是。全国派系很多，就四川一省来说也有许多大小军阀如二十一，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二十军等等。各有自己的防区。在他们的防区内，那就别有天地，苛捐杂税，重重叠叠，不可胜计。总的来说就是要钱，要粮，要地盘，当时的人民真是“丰年不饱食，水旱复何有？特愁吏为之，十室灾八九”。他们仗着乌合之众，持枪荷弹，拉夫派款，欺压人民，草菅人命，耀武扬威为主子干出一切不可告人的勾当。一些豺狼成性的谋士，饱食终日，出谋献策，巧立名目，鱼肉人民，为主子无休止横征暴敛出主意，为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祸害。

它们的苛捐杂税，真是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各有它的特色，但能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一点是完全一致的。

三十年代末期，富顺属军阀二十四军驻防区。时间较长，捐税也多。兹举出一点便可窥其全貌。

它们虽然知道鸦片对国家人民的害处，但置若罔闻，反而在鸦片

上大出主意，使吸、运、种和捐税各方面都大开方便之门。防区的大小官吏，不论职位高低，都能捞到无数的横财，作为穷奢极侈的资本。

先是消除烟禁，设置红灯。一般家庭以鸦片为日常必需的招待品，并以此为光荣、阔气。继而防区各辖地，红灯开设遍及乡镇，公开营业，征收红灯捐。红灯捐由防区往一地定额给包商承包征收。承包商多系地方恶棍地痞，往往以贿赂方式或多于定额数承包到手。首先包商为了赚钱，扩大经营面，诱惑各阶层人民，从此吸烟范围，就不是中上层人家，而是遍及工农劳动群众，甚至至于妇女也部份坠入火坑了。社会秩序，个人前途，每况愈下，不堪闻问。

让农民种植鸦片，似乎让农民增加收入，这是不切合实际的估计。让捐税负担全部倾泻在农民头上来，这才是必然的结果。也是农民的灾难。农民种烟要由防区征收“窝捐”，也就是按窝头多少，征收捐税。但奇怪的是，经办人得百般刁难，讨价，还价，以虚为实，真实不明，私囊不饱，捐税不了。当你认为是有百弊而无一利的坏事，他们却庆幸捐税征收的成功。

在种烟的区域内，他们还会认为你不够种植数量，或者种植其他作物。这是要抽收“懒捐”的。至于为何少种，为何不种那是另一回事了。少种，不种都叫懒种，凭此一点，得抽懒捐。其办法与收窝捐同，也要经有关人员核定，一经确定，法必随之。没有收入，还要纳税。真是岂有此理？农民敢怒而不敢言。缴款第一，卖妻鬻子，为之奈何。

不啻如此，由于军阀们助湘争夺的原因，防区会发生动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会最后捞一把。其办法是勒令农民辛苦做来的庄稼，限期铲除，留下空地，就成为征收懒捐的借口，再来一次捐税的征收。虎狼兵丁，催缴甚急，时刻不停，谁能御之。回顾农民的劳动成果，

竟成粪土。农时被误过去了。金钱被劫走了。生活物资也无望了。只有荒土一坡。尽收眼底。

我们必须知道。军阀割据的时代。不分南。北。东。西。其凶。暴。残。狠如出一辙。他们永远在椭圆形的跑道上前进。起点就是终点。终点也是起点。循环作恶。永无休止。

朱诸坝农民周述云。素与我家常有往来。自有坝土二三亩。同时还细耕一些。全家主副劳四人。在辛勤的劳动下。完全是可以过活的。在这无休止的压榨下。他深受其害。因而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家人。弄到“老者饿死沟渠旁。少者逃难在四方”的惨境。

这只是千万受害者之一例。在军阀割据的年代里。在苛捐杂捐税的压迫下。造成倾家荡产。流离失所。当大有人在。虽然尚有程度不同。但能幸免于难的。那就太少了。

XXXXXXXXXXXXXXXXXXXX

富顺县被敌机轰炸前后见闻

XXXXXXXXXXXXXXXXXXXX

陈煜文

自中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武汉沦陷，四川遭受空袭严重。本县动员疏散，並在城区内外建修防空洞，私人亦有修建如马家冲地主陈明斋在自住房内建修防空洞，争夺地址与郭家打官司。

本县初设防空哨所在玛瑙山，在钟鼓楼上安装警报器，所长邹岱华，后改为防护团由林敏清负责，地点在玄天宫，那时空袭频繁。

本县在（1938年）六月间出现所谓汉奸捏符号事件弄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事情的发生，是后街居住之蔡煥章，经营棉纱生意又做染房，雇工王绍清夜宿于城外很早起去争占漂染地点，因蔡作生意找了点钱，有人想无亭生非的记点与他，密告他又使工人与敌机摆符号，于是当局派人查获，说他确是摆的丁字形符号，把蔡煥章拘来审讯，后送自贡市防空指挥部处理，拘留不久就无罪释放，蔡虽明未受辱，却暗中耗费一笔钱了事。

未遭炸之前几天上级指示沿沱江城镇要严加防范说河下有船运汽油，当时正办保长训练班停课分派到城内各住户动员疏散，每户只留青壮年一人看屋，在被炸之前一天自贡市被炸。

在（1940年）农历七月（14）日晨保训班又下户督促疏散，九点钟后即发预行警报，后又发紧急警报，约十一点钟后，敌机（27）架由东山寺方向来，随即分散队形，机声隆隆，炸声轰轰，上空烟雾迷漫，全城似有摧毁于顷刻之势，当时我在罗浮洞内，炸时滚动沙石纷坠，有倒塌之危，不久敌机逃遁，只看见外面浓烟滚滚静然无声。

~11~

县长甘冀阶未在由财政科长胡瑞霖代理。炸后尚未解除警报。胡叫我同他进城看旧县府内怎样。刚进城门看见一些赤胸露膀鲜血淋漓哭声嘶喊而逃出来。仍前走至南沙祠见电话总机与排杆架均滚倒。还有人跑出来说。旧政府已炸犯人全跑了。胡就未走了。又听说后街起火胡叫我去看看。他转去了。走至后街沿街多破坏。棉花铺的物资却抛于街上那时真路不拾遗。见一人坐街沿。近见乃我房主人之子陈立普他说监里犯人均跑了我也跑出来了。问他往哪里去他说我想回家去。看前浓烟正起砖瓦满街。我说你能回去吗还不逃去。走至筒家巷口听有人呼救命循声而视乃筒家祠炸倒中瓮着一人在喊。我赤手空拳。怎么办。随见一人乃本街打更匠叫他同我把上面瓮起瓦筒轻轻搬开才把此人拖起来乃本街张三娘是孕妇。置于附近房内去。看见拐拐上罗伯清之纸火铺並做茶馆瓮倒起火。我穿这浓烟走至我住家门口见一老年人死在街。把他拖移开。我家与罗之隔壁。一面撒东西。一面见人外出传信到罗浮洞找人打火。不久邓关消防队赶来约百多人。只用洋油桶桶在粪刀堤下提水来打火。很久才扑灭。我始回罗浮洞。那时才解除警报。我母亲和我爱人。回罗浮洞问我未在已进城去了。又听说小北门草药铺炸死一人。疑虑我被炸死了。在大北门坡上见着我如获再生始解惊恐。回家近傍晚时。突然很多人如潮水一般向城门涌来。挤得喊要死人有的跳城墙。说飞机又来了。刚炸后受恐慌真如惊弓之鸟死里逃生。

炸 后 余 闻

飞机临空用机枪扫射城内外高山或树林。如小北门外龙岩沱一带。城内玄天官之岩壁以及玛瑙山后之树林和河对门普陀岩久泰坝之树林均被扫射遗痕持久。在城内自小北门拐拐起。筒家祠、詹房街、厝街、三倒拐、南华宫、大巷子、正街靠文庙侧。衙门口后尉府县政府

似。背后警素局， 邵湖周围投弹（16）枚、城外林抱鸡婆附近投弹九枚。元宝山（现在气象站一转）投弹三枚、西门外等处分散被炸。尚有5枚未爆炸弹。如后街朱家谋背后山坡地。南华宫。县政府侧黄榆树下西湖边坎上。邵湖。新西门外田中均未爆炸。由防护团在就地写警警戒标签。后来由铁匠罗益发（俗称罗汗）与附近群众去挖。先用胆水去浸泡车干后才下去把弹敲破用绳拔起。弹片上尚有昭和年月字样。当时传说投弹一百多枚。死了一百多人伤数百人。炸后当局亦未公布死亡损失情况。

炸后一遍凄凉现象。尸飞肉烂。血染黄沙。肚肠挂树遗臭难闻。尸横街前或掩埋渣堆。老幼震死。未死成残惨状难书。全家炸死者甚多。多数人都说城外林抱鸡婆全家被炸死，我近访其孙林尚才所说较详，其祖父人称林抱鸡婆他名林作成住地名林家湾。佃耕刘文修黄栗虎之地方共一百石为生他父兄辈共五房人未分家被炸那天家里在晒粮食谷。家里被炸十四人雇工一人。姑娘来家亦被炸死共炸死十六人。耕牛一条伤两条猪二十多条已烧死不准弄来吃说有毒。尚有几人到柿子岭前面去下梨子上街卖幸未炸死。他家楼上重了燃烧弹又重炸弹遭受最惨。他内祖母叔伯抚养成人至今仍在原地住解放后才建筑了新房，他周围投了九枚弹。炸后家里未死的人由保长发来每人有罗斯福劳动布衣服一套他亦得一套。后传他家当天办什么喜事，其是却是自己一大家人因屋后树林茂盛一跑警报城内跑出来多在附近疏散找到家里来玩。又如城内玉带街江家祠内之张吉三一家六口和出嫁女儿由乡下来七人亦同归于尽。见者目不忍睹。此外正街留芳周绍卿之侄孙周益森年十余岁在西湖边出水口处钓鱼有人喊他走他不走，炸后找不着人后在韦家巷过街楼上找着死人有股腿不在了。更有一件奇闻，大巷子被炸死数人其中有一男一女传说是包学尧之姐偷人在同床炸死了的，其实

炸死后有人看见是仇对门之漆匠亦炸死距离不远。可能是丑化包学尧他是乡长又是袍哥大爷。

被炸受害之家当局即予救济，在建新文艺社成立一个临时医疗所。每家发了铁锅一口或其他实物，最后每个人发了一件棉衣说是美国总统所赠名罗斯福劳动布，穿上还在县政府后六队部照了像去上报，这仅我知道的一些，其他知者尚多。

日本帝国主义在袁乱炸我后方人民，在富顺来说是史无前例的一次灾难。玩火者必自焚。日本帝国主义者，终于在（1945）年打败投降，炸后废墟坑凹直至解放后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建设城市，将创伤余痕逐一消灭。至今只残存一些防空洞，老年者见之尚有忆日惊怖之感。